

亞爾培·薩伐龍

巴爾扎克著
傅雷譯

亞爾培·薩伐龍

巴爾扎克著
傅雷譯



龍伐薩・培爾亞

著者 巴爾扎克
譯者 傅雷
出版者 駱駝書店
上海愛文義路六五七號

◇有著作權◇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(一一一三〇〇〇冊)

H. de Balzac:
Albert Savaron

在王政時代，特·華德維男爵夫人的府第，是勃尚松總主教來往而頗有感情的幾處沙龍之一。這位太太，簡括一句，算得勃尚松婦女界頂有勢力的人物。

特·華德維先生是大名頂頂的華德維的姪孫。那位過去的華德維又是殺人犯和叛教徒中最幸福最顯赫的一個，古古怪怪的軼事，講起來未免太偏於掌故了。叔祖是搗亂得厲害，姪孫卻安靜到極點。在貢台這一郡裏過着蛙蟲在板壁裏那樣的生活之後，他娶了望族特·呂潑家的獨養女兒。特·呂潑小姐把年收二萬法郎的田產，和華德維歲入一萬法郎的不動產聯合了起來。瑞士貴族的楮徽，（華德維祖籍是瑞士），給嵌入特·呂潑家老楮徽的中心。這件從一八〇二年就決定的婚事，直到一八一五年第二王政時代以後纔履行。（按史家稱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失敗波旁王族復政時期爲王政時代：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六月爲第一王政時代；一八一五年七月至一八三〇爲第二王政時代。）

特·華德維夫人生下一個女兒三年之後，母家的祖父母輩全都下世，遺產清算完了。華德維家便把老屋出賣，搬進州公署街特·呂潑家美麗的府第，大花園一直伸展到石梯街

那邊。華夫人在家時是虔誠的姑娘，婚後更其來得虔誠了。她是居士會裏女后之一，這個社團給勃尙松的高等社會蒙上一副陰沉的面貌，一派假貞節的態度，跟這個城的性格正好調和。

特·華德維男爵先生是一個枯索的男人，沒精打采的，遲鈍的，好像疲乏已極，可不知給什麼弄乏了的，因為他有的是顛預愚昧的福氣；但因他的太太是一個頭髮金褐色的女子，性格的冷酷變成了話柄（像華德維太太一樣的尖刻這句話，至今還有人說），所以司法界裏幾個愛打趣的便說，男爵是給這塊巖石弄乏了的。呂潑這個字，在拉丁文裏的語源，確是巖石的意思。一般觀察社會深刻的人，定會注意到洛薩莉是華德維和特·呂潑兩家聯姻後唯一的結晶品。

特·華德維先生的生活，消磨在一所富麗的車床工場裏，整天的車磨着。補充這生活的，是他歡喜集藏的脾氣。一般研究瘋狂的哲學家醫生，認為這種收藏癖集中在零星小件上時，即是精神失常的初步。華德維男爵搜羅着貝殼，昆蟲，和勃尙松區的地質斷片。有些好持異議的人，尤其是婦女，提到特·華德維先生時總說：——他真高尙呀！從初婚起他就看到不能制勝妻子，便專心於機械的工作和講究的飲食了。

特·呂潑的府第不乏相當的豪華，堪和路易十六的壯麗匹配，顯出一八一五年上兩
大世家混合起來的貴族氣息。府內閃耀着一種古老的奢華，夠得上古董的資格。彫成樹
葉形的水晶掛燈，中國綢緞，大馬色的綾羅，地毯，金漆的傢具，一切都跟古老的號衣
古老的僕役調和。雖然用的餐具是家傳的黝黑的銀器，餐桌正中放着大玻璃盆，四面圍
着薩克司出品的瓷器，肴饌卻精美非常。華德維先生爲了消遣和調劑生活起見，躬自做
廚房與酒窖的提調，他挑選的酒，在一州裏頗負盛名。特·華德維夫人的財產是很重要的，
因爲她丈夫的一份，只是露克賽的田地，歲入一萬法郎左右，從沒增加過一筆遺
產。毋須特別提的，是特·華德維夫人和總主教間親密的交情，使她府上常有教區裏三
四位優秀的有風趣的神甫出入，都不討厭喫喝。

一八三四年九月初，在不知爲了什麼大慶而舉行的一次盛宴中，正當太太們團團圍
在客廳爐架前面，先生們一組組的站在窗框前面時，僕役忽然通報特·葛朗賽神甫來
到，他一出現，全場便起了一陣歡呼。

——唔，喂！那件官司呢？有人對他嚷着。

——贏了！這位副主教回答。我們本已絕望的法院判決，您知道爲什麼……

這句話是指一八三〇年以後的法院組織，正統派幾已全部辭職。

——判決書宣告我們全盤勝訴，把初審的判決變更了。

——大家以爲你們是輸定了呢。

——沒有我，的確輸定了。我把我們的律師打發到了巴黎去，正當要上庭交手的時候，我找到一個新律師，靠了他纔打贏了，一個了不起的人物……

——在勃尙松嗎？特·華德維先生天真地發問。

——在勃尙松，特·葛朗賽神甫回答。

——啊！不錯，是薩伐龍，坐在男爵夫人近旁的一個俊俏的青年，名叫特·蘇拉的說。

——他化了五六夜功夫，吞下那些文件那些案卷；跟我商議了七八次，每次都是好幾小時，特·葛朗賽神甫接下去說，——他從二十天以來還是初次在特·呂潑府上露面呢。——終於，薩伐龍先生把我們的敵人從巴黎請來的名律師完全打敗了。這個青年人真是奇妙，據推事們說。這樣，僧侶會獲得了雙重的勝利。第一它在法律上得勝了，第二它戰勝了市政府的辯護人，就是在政治上戰勝了自由主義。我們的律師說：「我們的

敵人「不該以爲毀壞總主教區的利益會到處受人歡迎……」庭長不得不迫令聽衆靜默。所有的勃尙松人都拍手叫好。於是舊修道院的房產，仍歸勃尙松大寺的僧侶會管業。薩伐龍先生並且在離開法院時邀請他的巴黎同僚喫飯。那位同僚接受之下，對他說：「誰得勝，誰榮耀呀！」還毫無怨恨地祝賀他的勝利。

——您從哪兒覓來這個律師呢？特·華德維夫人問。我從沒聽人提過這名字。

——可是您從這裏就可望見他的窗子，副主教回答。薩伐龍先生住在石梯街，他的花園跟府上的只隔一堵牆。

——他不是貢台郡人，特·華德維先生說。

——他什麼地方的色彩都沒有，簡直不知是哪兒人，特·夏洪戈夫人說。

——那末他是什麼呢？特·華德維夫人說，一邊攪着特·蘇拉先生的胳膊向餐室走去。假如他是外鄉人，什麼機緣會使他定居在勃尙松？在一個律師，這真是挺古怪的念頭。

——挺古怪的念頭！年青的阿曼台·特·蘇拉應聲說。

如今少不得要敘述一番這位特·蘇拉的身世，纔能令人明白這件故事了。

歷來法國和英國交換着一些虛浮的風氣，因為連鐵面無情的海關也阻攔不住，所以愈加持續不斷。我們在巴黎稱為英國式的時髦，在倫敦稱為法國式，反過來也是如此。

兩個民族的敵愾，在兩點上是消滅了，一是言語問題，二是服裝問題。「神佑吾王」那

支英國國歌，原是呂利

（按係法國十七世紀音樂家。）

替哀斯旦或阿太莉的合唱部分譜的音樂。英國

女子穿到巴黎來的裙撐

（按係十八世紀歐洲婦女用鯨魚骨做的圓形架子，束在腰部，再穿裙子，使裙的外形特別飽綻圓滿），是一個法

國女子在倫敦發明的，就是那有名的樸茨茅斯公爵夫人，發明的經過大家知道；起先，

人們把這裙撐當作笑柄，甚至第一個英國女子初次在帝勒黎御園前面出現時，幾乎被羣

衆擠死；可是裙撐終究被接受了。這個風氣控制了歐洲婦女有半世紀。一八一五年法國

和列國講和時，大家把英國的低腰身衣服嘲笑了一年，全巴黎的人都去瞧卜蒂哀與勃呂

奈演出的「可笑的英國婦人」；但一八一六和一七年，法國女子的腰身，從一八一四年

的緊扣乳房起，逐漸下降，直到顯出腰部輪廓為止。近十年，英國又送了我們兩件語言

學上的小禮物。來源不甚清白的「執袴子弟」這名詞

（按 *petites-maitres* 一詞，原指一度與波旁家爭王位的公蒂親王的黨

徒），原已化出三個後身：怪物，妙人，漂亮哥兒；它們卻被英文裏的「花花公子」

（Dandy）和「獅子」（Lion）先後代替了去。獅子可並不連帶產生「母獅」之名。母獅是

從阿弗萊·特·繆塞有名的詩句裏來的：「您曾否在巴塞龍那瞧見……那是我的情婦我的母獅」。在這兩個名詞和這兩種主要觀念之間，曾經有過一番融和，或者有過一番混淆，要是您愛這麼說。胡鬧也好，傑作也好，巴黎都儘多儘少吞得了；只消一椿胡鬧的事叫巴黎人開懷之後，要外省人不來染指是不容易的。所以當「獅子」披着長髮，掛着鬚鬚，穿着背心，不用手幫忙而單靠面頰與眼眶的拘攣夾着眼鏡，在巴黎大搖大擺時，某些省城裏就可看到一些二等獅子。憑着連靴套長腳褲的風流典雅，對同鄉們的不修邊幅表示抗議。因此，一八三四年時，在阿曼台——西爾伐——雅各·特·蘇拉身上，勃尚松瞻仰到了獅子。蘇拉這姓氏，在西班牙佔領時代（按貢台地區在十七世紀前爲西班牙領土，勃尚松爲貢台的首府。貢台之成爲法屬領土僅從路易十四朝中葉始）寫作蘇勒耶士；勃尚松城內西班牙家庭出身的人，阿曼台·特·蘇拉要算獨一無二了。當初西班牙分發許多人到貢台來經營，卻很少西班牙人住下。蘇拉祖上的定居，是爲了和紅衣主教葛朗凡有聯絡之故。年青的特·蘇拉先生老講着要離開勃尚松，淒涼的，佞神的，文學氣息極薄的城，刀兵必經和長期駐兵的城；但它的風俗，動態，面目，都值得加以描繪。這個見解，便使這個前程渺茫的男子，在新街跟州公署街相接的地方，三間傢具寥寥的屋內住下。

年青的特·蘇拉少不得有一頭小老虎，這小老虎是他一個佃戶的兒子，十四歲的身材臃腫的小廝，名叫罷皮拉。獅子把小老虎打扮得很講究：鐵灰色的短布大褂，束着漆皮腰帶，深藍色瓦棱布短褲，紅背心，上下半截顏色各別的漆皮長統靴，黑帶鑲邊的圓帽，有特·蘇拉徽記的黃鈕扣。阿曼台給他白紗手套，供給洗衣費，伙食自理，三十六法郎一月的工資，這就教勃尙松的女工們大喫一驚：一年四百二十法郎給一個十五歲的小廝，外快在外！所謂外快是舊衣服的出賣，肥料的出賣，蘇拉把所蓄的兩匹馬中的一匹跟人交換時的酒資。用鄙吝的經濟手段餵養的兩匹馬，統扯每年耗費八百法郎。從巴黎定購的化裝品，領帶，身上佩帶的小骨董，成罐的鞋油，衣著，總計年需一千二百法郎。倘把小廝（或小老虎），馬匹，超等衣著，和每年六百法郎的房金加起來，可以得到三千法郎的總數。可是年青的特·蘇拉先生的父親，只傳下四千法郎一年的進款，靠幾塊貧瘠的分種田，還需化本錢去經營，經營的結果對收益又毫無把握。獅子的生活費，零用錢和賭本，統共派到近三法郎一天。所以他常常在旁人家裏用晚餐，午餐則吃得特別儉省。逢着迫不得已要自己破鈔用晚飯時，他就派小老虎到一家飯鋪去叫兩盤菜，從不化到廿五銅子以上。在大衆眼裏，年青的特·蘇拉先生是一個揮霍無度，窮奢

極侈的闊少；哪知這可憐蟲要把年頭跟年尾拉攏起來所運用的機智和本領，直可替一個高明的管家婦博得榮名。塗在靴或鞋上的六法郎的油，偷偷地洗了又洗以便戴三倍長久的五十銅子的黃手套，一條好戴三個月的十法郎的領帶，四件廿五法郎的背心，連靴套的長腳褲，所有這些衣飾在一個首府會令人怎樣起敬這個訣竅，是無人懂得的，尤其在勃尚松！既然在巴黎我們看到一般傻瓜化了三五百法郎弄來的空架子，連燙髮和一件荷蘭細布的襯衫在內，進到一些婦女家裏，就能壓倒最優秀的男子而博得她們的青眼，怎麼又能教外省人不迷了心竅？

要是您覺得這個窮光蛋的成為獅子未免太便宜，那末得知道阿曼台·特·蘇拉去過三次瑞士，而且坐着車，每天趕很少的路，巴黎去過二次，又從巴黎去過英國一次。他被認為見聞廣博的遊歷家，能說：「在我所到過的英國……」富婦們對他說：「您這到過英國的人……」最遠他到過龍巴地，環繞過意大利的幾口湖。他閱讀新出的書。還有當他在家洗手套的時候，小老虎罷皮拉總回報客人說：——先生在工作。因此人家說：「這是一個思想很急進的人」，想借此減低阿曼台·特·蘇拉的身分。阿曼台有本事用勃尚松派的儼然的樣子，講些流行的濫調俗套，使他有資格列為紳階級中最博學的人

物之一。他身上佩帶着流行的小骨董，頭裏裝着報紙檢查過的思想。

一八三四年代，阿曼台是一個廿五歲的小夥子，中等身材，褐色頭髮，胸膛突得很厲害，肩頭也照樣的顯著，大腿帶些圓形，腳已經發胖，手又白又肥，從兩鬢到下頰，留着一圈絡腮鬍子，短髭夠得上跟軍營裏爺們的媲美，一張紅紅的大胖臉，塌鼻子，褐色的眼睛沒有表情；並且毫無西班牙人的模樣。他大踏步向着肥胖的路上走，那是對他的抱負大不利的。他指甲乾淨，鬍子修齊，衣飾最細小的部分都整飭如英國派。所以人家把阿曼台·特·蘇拉看做勃尙松第一美男子。每天按時到府的一個理髮匠（每年化費六十法郎的另一豪舉！），預言他將是批評時裝和風雅問題的權威。阿曼台起身很遲，梳洗完畢之後，約摸中午時分騎馬出門，到他的一處分種田上打鎗。對這件事情，他和晚年的拜侖一樣重視。隨後在三點左右回家，一路在馬上給女工們和路人們瞻仰。他所謂的「工作」一直要做到四點，之後，他開始更衣，去赴人家的晚宴，把黃昏消磨在勃尙松貴族家裏打韋斯脫（按係十九世紀最流行的牌戲），到十一點回家睡覺。再沒一種生活更合時，更本分，更無疵點的了，因為星期日和節日的教堂儀式，他都準到。

要您懂得這種生活是如何闊綽，必得把勃尙松說明幾句。沒有一個城市比它對進步

更深閉固拒的了。勃尙松的官吏，公務員，軍人，凡是巴黎派來當一個什麼差使的，一古腦兒被包括在「客幫」這個頗有意義的名詞之內。客幫是個中立圈，好似教堂一般，是城裏的貴族社會和中等社會相遇的唯一場合。在這個圈子內，爲了一言半語，一瞥一視，一舉一動，就能在中產婦女和貴族婦女之間，發動這一家對那一家的仇恨，保持到老死，把分隔兩個社會的不可超越的鴻溝愈加擴大了。除了格萊蒙——聖——約翰，蒲弗勒蒙，特·賽，葛拉蒙幾姓，以及住在貢台區田莊上的幾個大族以外，勃尙松最早的貴族，也不過追溯到兩世紀以前，被路易十四征服的時代。這個社會本質上是司法界構成的，那種傲慢，那種頑固，那種嚴峻，那種實際，以及那種不能和維也納宮廷（按維也納乃歐洲最古老的貴族，勃尙松的後起貴族竭力加以模倣）相比的高傲，因爲勃尙松人在這一點上會模倣維也納無恥的交際社會。什麼露俄，諾第哀，傅里哀，（按以上諸人皆生于勃尙松。）替本地增光的人物，都談不到，人家不理會這些。貴族之間的婚姻，當孩子們在搖籃裏的時候已經定局，最重大和最細小的事都在那時確定了。從沒一個外鄉人，一個不速之客溜進這些家庭；那些校官或有爵位的軍官在此駐防時，那怕是法國最高的門第出身，也得費盡心機纔能教當地的貴族予以接待；爲此所用的外交手段，恐怕泰勒朗親王（按係拿破崙時代的外交大臣）後又與波旁家沆瀣一氣。）

也會很欣幸的領教，以便拿到國際會議上去應用。一八三四年代，在勃尙松穿連靴套長褲的祇有阿曼台一個。這已可替您說明年青的特·蘇拉先生的闊綽。再則，一件小故事可以使您澈底瞭解勃尙松。

我們這件故事開始的前些時候，州公署覺得需要爲它的機關報從巴黎去請一位編輯，來抵制大新聞報在勃尙松發刊的小新聞報，和當年共和政府策動的愛國報。巴黎派來一個青年，完全不熟悉貢台的，一開場便串起夏里伐里派（按係一八三二年巴黎發刊的著名諷刺報。）的角色來。中間派的首領，一個市政廳裏的人物，把這個記者叫了來，對他說：——告訴您，先生，我們是一本正經的，不止是正經，而且是惹人厭的，我們絕對不願人家使我們開心，我們笑過之後就要懊惱得發怒。把文章寫得像兩世界雜誌裏最笨重的長篇大論一樣的難消化，您還不過和勃尙松人的腔派僅僅合拍。

編輯依了他的話，講着最難懂的玄妙的土話，果然大受歡迎。

年青的特·蘇拉先生所以不會喪失勃尙松上流社會對他的敬意，還是靠他們純粹的虛榮心：貴族們很樂意裝做適合潮流，能對那些到貢台來遊歷的巴黎貴族，提供一個和他們髣髴的青年。所有特·蘇拉私下做的工作，騙人的玩藝，表面的奢豪，骨子裏的安

分，都有着一個目的；否則這勃尙松的獅子早不在地方上的了。阿曼台心想娶一個有錢的妻子，能有一天證明他的田莊並沒抵押，證明他有着積蓄。他心想教全城關心他，成爲當地最美最風雅的男子，以便先獲得洛薩莉·特·華德維小姐的注意，然後獲得她的婚約！

一八三〇，年輕的特·蘇拉先生開始他花花公子的生涯時，洛薩莉纔十四歲。一八三四，特·華德維小姐的年齡，正到了少女們很易被阿曼台勾引大衆注目的怪腔派吸動的時候。很多獅子是打了算盤，預備投機而做起獅子來的。華德維府上，十二年來每年有五萬法郎的進款，支出卻從不超過二萬四，雖然他們每星期一五兩次的招待勃尙松高等社會，星期一是晚餐局，星期五是夜會。這樣，十二年來怎會沒有每年二萬六千的儲蓄，用着這些舊家特所有的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段存放在一邊！外面很普遍的相信，特·華德維夫人因爲田產已經很多，所以她的積蓄在一八三〇年上以三釐利存放着。由此，洛薩莉的奩資，總該在每年四萬法郎上下的收益。五年以來，獅子像田鼠一般的苦幹着，爲的要把自己的地位維持在嚴厲的男爵夫人的敬意的頂尖上，一邊還得裝出討好特·華德維小姐自尊心的姿態。阿曼台在勃尙松的地位賴以維持的那些巧妙，男爵夫人

胸中雪亮，並且因此很看重他。她三十歲時，特·蘇拉就依在她的翼下：他膽敢贊美她，奉她爲偶像，甚至能對她——世界上只有他能——講述幾乎所有的虔誠婦女都愛聽的粗野笑話，她們靠着崇高的德性，儘可凝視深淵而不致失足，觀看魔窰而不會陷落。您懂得爲何這獅子連最平常的巴戲都不玩麼？他把自己的生活攤得明明白白，好像露天一樣，誰都看得清楚，爲的要在男爵夫人身畔做自甘犧牲的情人，好讓她把不許肉體消受的罪惡，在精神上痛快一下。一個男人而能有特權把唐突的說話灌在一個虔婆耳裏，便是她心目中可愛的人物。倘若這模範獅子對人心認識更深的話，他大可毫無危險的在勃尚松女工中間幹幾件風流事，她們看他像王一樣呢：用這種辦法來對付嚴厲而假貞節的男爵夫人，他的事情只會更加順利。在洛薩莉前面，這位律身謹嚴的傢伙，顯出是化大錢的闊客：宣揚着豪華生活，讓她窺見一位時髦太太在巴黎當漂亮角色的遠景，那兒他是將來要以國會議員的資格前去的。這些高明的手段獲得完滿的成功。一八三四年時，組成勃尚松高等社會的四十個舊家的母親，提起年輕的特·蘇拉先生，一律認爲是勃尚松最可愛的青年；在特·呂潑府上，誰也不敢跟這紅人爭座，全個勃尚松把他看作洛薩莉·特·華德維未來的丈夫。關於這個題目，男爵夫人甚至已和阿曼台談過幾